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
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胡浚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令長部

教化

感化

勸課

教化

傳著格恥之論雅有胥傲之訓蓋邑宰之任風化之所
出焉有社稷之守有人民之衆施于為政足以成俗乃
有示之禮讓陳之德義推之以誠信勗之以仁厚躬行

儉約以戒奢侈興隆學校以尚經術責己以息其訟隨
方以勸其善繇是俗化斯革政事惟醇貪暴用悛親黨
咸睦下以無爭人不忍欺至于道不拾遺耕者讓畔班
白不挈弦誦相聞者蓋有之矣頌曰懷我好音班固亦
云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者皆斯之謂也

魯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仲繇字子路為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
曰繇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繇乎忠信以寬矣

至其庭曰善哉繇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繇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聞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言偃字子游為武城宰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

言治小國何須用大道

子游曰昔者偃也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道謂禮樂

也樂以和人
人和則易使

孔子曰二三子

謂從行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戲治小而
用大道

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術將行請迎

史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

怒史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也乃

令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單父非寡人之有也子有之也

有便于人者決之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得行其術

三年巫馬期往而觀化于單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期

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化至矣使民間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與言曰誠乎此者形乎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高柴字子臯

一作子羔

為成宰初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

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

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啞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

兄死如蟹有筐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蛭也綏謂蛭啄長在腹下也

魏西門豹為鄴令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兵甲官無計會

人數言其過于文侯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

曰翟黃任子治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于

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

為霸者也臣敢為績于民君以臣請先登鼓之甲兵粟

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筈

甲鎧筈箭矢也

操兵弩而

出再鼓服捷載粟米而出

服駕出而捷擔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

曰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

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

後反

後漢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欺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

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于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

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

貫寬貸也

于是吏人信服

劉寵為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

宋均為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

絕淫祀人皆安之後為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

得侈長

禁之不得
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

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

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

法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
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
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
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吳祐為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
閉閣自責然后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
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
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
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
民有爭訟矩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
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又有路得
遺者皆推尋其主

楊仁為什邡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

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

右署
上司

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

興

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歸附者寔
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
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
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
無訟者

劉梁為比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

桑瓚隸風移磈礫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
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
往勸戒躬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
其教焉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
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
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其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
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

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極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孝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子母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一曰覽為縣陽
遂亭掾好行教

化部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詣責元
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床下謝罪
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
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鄉邑

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鳥哺所生

鍾離意為瑕丘令更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

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
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必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
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童恢為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
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
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
徙居二萬餘戶

劉平為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閭卒署各遣就農

人懷感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為職不知所問惟頒詔書而已

魏鄭渾歷下蔡長邵陵今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瞻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趙儼為朗陵令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寤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

著

司馬朗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
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高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
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
有失乎其名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

蜀董和字幼宰劉璋以為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

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
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
不犯

晉杜軫為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

唐彬為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范甯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
士莫不往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
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江道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
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
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

宋孔欣之為武康令時吳興人沈道虔居石山下鄉里
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嘗無食以給學徒欣之厚相資給
受業者咸得有成

梁裴子野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
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

後周辛昂為成都令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
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
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
至諸生等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
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隋劉曠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
寧口曉以義理不加繩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
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

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
皆生草庭可張羅

郎茂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承尉
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
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
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
親睦稱為友悌

唐高智周常州晉陵人高宗朝舉進士補費縣令與眾

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刊石以頌之

韋景駿開元中為肥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乃取孝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自請改悔遂稱慈孝馮伉貞元中為醴泉令患百姓多昏猾為著諭家十四篇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感化

夫寄百里之命布一同之政既惠愛以臨民必誠心而待物則有民懷感而附德物反妖而為瑞是以獸出其境鳳集于庭雉馴蝗散滅火反風感化所至其道可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斯之謂也

後漢卓茂初為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劉昆以光武建武五年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

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謝夷吾為壽張令明帝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迹不集

鄭引為駟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登駟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駟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不以為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戴封為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

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
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
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

楊統章帝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
縣界蒙澤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
庶稱神也

魯恭為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
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

仁恕據主獄屬
河南尹廉察也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

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

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

此一異也化及禽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以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

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恭廉不矜功封以
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撤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

牟樂產之化流行天降休
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安因上書言狀章帝異之

公沙穆為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乃設壇

謝曰百姓有過罪穉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經日
既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

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獲二虎恢
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
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
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吏人為之歌頌

韓稜字伯師為下邳令視事未暮吏民愛慕時鄰縣皆
電傷稼惟下邳界獨無

王阜字世公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官阜使
校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
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劉平為全椒令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
退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陳曄字文鍾為卒令有惠政桑旅生二萬餘株民以自

給

劉虞為博平令治政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南齊夏侯恭叔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梁庾黔婁仕齊為編令治有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為仁化所感

陳司馬申宣帝太建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

有白雀巢于縣庭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
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猾
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
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翼日格猛
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晉趙廣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閏七月詔廣考滿之
外量留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勸課

夫百里之長教乃居先四民之業農為之首俾盡力乎
樹藝在以時而敦勗若乃嚴制科令篤勸生業雖果菜
之細鷄豕之微咸有名數以為程課所以風化振舉戶
口繁多靡不由此者也所謂勸穡以固本原生以利人
斯之謂矣

後漢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
限鷄豕有數

魏揚沛字孔渠為新鄭長興平禾人饑窮沛課民益蓄
乾堪收荳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
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
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堪

楊仁為什邡令墾田千餘頃

邢顥為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

吳陸遜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荒旱遜開
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

晉竇允字文雅始平人為浩亶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

梁姚察為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及察輕其賦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粟女丁半之人咸勸悅頃之成林

唐李大亮武德初為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勸以墾闢歲因大稔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

宋王欽若等撰

令長部

仁惠

靜治

廉儉

仁惠

傳曰中心惜怛愛人之仁也又曰德以施惠若夫居宰
邑之任蘊恤下之志誠信既篤吏不忍欺仁惠所化民
用胥悅斯固道德齊禮庶幾乎耻格也至有遭疫癘

而給以醫藥值伏臘而免其徒繫遣囚申孝活人甘戾
開公廩以賑乏出私穀以濟貧重絕世嗣俾有遺育或
便人而坐罰或受餉而代輸及夫興利以厚其生捍患
而濟其戾哀多以矜弱克己以愛人用能興廉讓之風
成愷悌之政非夫恂恂君子以教化為任者疇能及是
哉

漢朱邑廬江舒人也少時為桐鄉嗇夫廩平不苛以愛

利為行

仁愛於人而安利也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

恩所部民吏愛敬焉

後漢馮魴為邾令光武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鉄鎖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

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
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
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

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
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
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咸悅之

鮑昱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縣人趙堅殺人繫
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

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永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上宿遂全其有子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太守賢之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

醫藥

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

所部多蒙全濟後為堂邑令

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為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邑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

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
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
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

曹褒為圜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
入圜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
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舉陶不為盜制死刑
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
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生之吾所願也遂不

為殺嚴奏褒奭弱免官歸郡

吳祐為膠東侯相安丘男子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慮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冬至

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
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
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崔瑗為汲令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蘇章為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度尚為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
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
周澤為灑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

韓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資贍萬餘戶王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陳登為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

吳朱桓為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長吏隱親醫藥餐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晉喬智明隆慮共二縣令部人張兌為父報讐母老單
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
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
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
仁感如是

華譚為邾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
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

范廣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

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
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
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投之戶口十倍卒
於官

夏方為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
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
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

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
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
為諸君任之至日則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
曰聖君

南齊周顥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
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
常祇應轉竭屢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
者或自經溝瀆亦有摧臂斫手首目殘落貶傭貼子權

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植杖被緼稽顙
皆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
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
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畧聞諸縣
亦處處皆蹟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
不無彫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使則轉患為功
得之何遠

何思澄為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

忽榜門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稅

梁傳岐為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訃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于縣岐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掾曹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隋房恭懿開皇初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文帝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帝聞而止之時應州諸縣令每朝謁帝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言

魏德深大業末為貴鄉長越王侗徵兵於郡丞元寶藏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

二十餘里汝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
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難乎其得
人心如此

唐李大亮為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充斥大亮賣所
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

員半千為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
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
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

超為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裴耀卿開元初為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弊公私甚以為便

盧坦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許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人但就其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

韋景駿為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堤迫近水
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
因高築堤暴水至而堤南以無水患水去而堤北稱腴
田澤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為浮橋
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饑景駿躬撫合境村
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

晉史圭初仕後唐同光中為寧晉令擅給驛廩以代饑

民民甚感之及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

靜治

令長之德有仁恕有明察有強毅有清儉各行其志同
歸於理然字人之道簡易為先不嚴而理不肅而成民
性本靜斯得不煩之旨焉古人有足不下堂智周於物
不求課最政寬務簡渾無朕迹化若神明幾乎無為之
治清靜之化老氏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斯之謂矣

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

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至阿鑄其庫兵以為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宓子賤魯人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法數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憂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

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大治

宓子賤彈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者勞任人者佚

漢原涉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在馮翊之縣今之雲

陽谷口是其處也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名不言而治

李歷為新城長政費無為

後漢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

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永國字叔儒為東城令聞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為務

魏倉慈字孝仁文帝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

吉茂字叔暢為臨汾令在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晉夏侯湛出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
務閑優游多暇

李喬為樂平侯相政尚清簡

王衍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

劉超為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當年賦稅主者
常自四出結誣家皆至超但作大函封別付之使各自
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
踰當年

賀循為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

宋顧凱之為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
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凱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
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
也

江秉之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訴殷積庭堦
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

南齊傅翹琰之子翹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

令孫庶庶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後為建康令復有能名

梁劉霽為海鹽令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

何焯為永康令以和理著稱

後魏泉企字思道年十二為豐陽令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

隋劉曠文帝開皇初為平鄉令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刻各自引咎而去

魏德深煬帝大業中為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化唐張元濟隋末為武陽令務以德教訓百姓懷之

廉儉

廉以自斂儉為恭德誠以約而鮮失亦遠耻而斯在乃有分蒞邑政克敦清節彰明於素履率厲於頽俗處脂膏而弗潤立折貉而無愧服飲蔬菲器玩質樸唯仰給

於俸祿咸抑讓其饋禮損已卹下致孝悌愛迨乎罷秩罔能治生乃至云亡曾無餘粒若乃浮雲公廩脫屣室家徹庖爨之具減芻秣之微雖切自修亦矯激太過耳後漢董宣為雒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光武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孔奮建武初為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羗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

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穀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減吏民及羗胡更相畏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

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胡紹為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閣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

宗度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范丹字史雲為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績紡以自給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魏時苗字德胄為壽春令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

令來時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羣吏曰六畜不識
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矯激然由此名聞天

下

蜀董和漢末為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
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
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

晉杜軫為建寧令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路遺甚多軫一
無所受去如初至

宋何子平有孝行為六郡海虞令縣祿唯給供養一身
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
不在為己問者慙而退

南齊褚球為滎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

周洽歷句容曲河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
無以殯飲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
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
貶無論褒卹乃勅不給贈賻

梁孫謙為寧朔將軍錢塘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庫廊居焉

何敬叔為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

劉香為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郡守湘東王發教褒稱之

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

何遠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
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
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雞為別彬戲曰卿
禮有過陸綢將不為古人所笑乎

嚴植之建武中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

丘師施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

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范述曾位至臺郎

范述曾事
具牧守門

陳褚玠為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

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躅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

隋高世衡為櫟陽令劉高為蕭令劉熾為成舉令大業之末長吏多賊惟衡高及熾清節逾厲

馮履謙為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舊餽鏡一面謙集寮吏遍示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

有舊吾效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炤心余之效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唐袁承序武德中為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

馮元淑為浚儀始平二縣令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每日食而已俸祿之餘皆備公用並給與貧乏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本性不為苦

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一器

歲稔復初

晉李為光初仕後唐為臨潁令已俸之外未嘗受邑人饋遺其縣署被損有年矣累政因循無復修者為光以文告乃屬縣上戶出材植人工營葺悅而使之百姓子來不數月公宇一新暨得替移家唯有大豆數石

漢鄧守中為開封令妻子不之官舍其所履有可稱者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

宋 王欽若等撰

令長部

明察 折獄 武功 屏盜 屈才

明察

百里之民慘舒繫之令長之謂也若非臨下有立斷之敏處事知矯枉之效何以糾正微隱擒摘姦伏使盜賊之輩避其嚴明孤弱之流受其惠養乎加之有始有卒

惟清惟勤勤則事無不理清則人皆自憚上可以宣帝王之風下可以禪岳牧之政次之簡編俾後生之擊節

爾

漢魏相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客詐稱御史止傳

傳謂縣之傳舍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首

姦收捕案致其罪論客棄市

殺之於市

茂陵大治

焦延壽字贛梁人為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其能先知

姦邪盜賊不得發

以其嘗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

後漢公孫述為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

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

言明察也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

城者

悉猶知也

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

鈴下侍闈辟車此皆以名

自定者也外頗有疑我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

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法雄為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摘姦伏盜賊希發吏人畏而愛之

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疑理發摘姦非吏人謂之神明

荀淑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方儲字聖明為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粟一石及刀鋤於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傍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芟中功曹歎服後為

雒陽令功曹是竇憲客為竇所諷夜殺人斷頭著奩
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
頃者死人言為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蜀何祗為成都縣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
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嘗眠睡值其覺寤
輒得姦詐衆咸謂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

晉孔奕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
奕遙呵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簡視之一甕

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陳珉為吳令善發摘姦伏境內以為神明

宋劉秀之為建康令性纖密善糾摘隱微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

南齊孫廡為建康令時吳令傅翺聞其廡白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行動則事物無不理綱自行則吏不能

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梁王籍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目下莫能欺也

孫謙為句容令清慎強記人號為神明

顧憲之為建康令發姦摘伏人號為神明

後周柳帶韋為解縣令轉分陰令發姦摘伏百姓畏而愛之

唐張元濟隋末為武陽令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庵

守之元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求吾令老
母如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元濟濟悉召葱地十
里中男女畢集元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

李畜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廝養之輩
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

李勉天寶末為開封尉時昇平日久汴州水陸所繫邑
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摘伏
名

李夷簡建中末為華陰尉德宗發幽隴戴蘭段成諫等
數將兵東討李希烈邈迤進發相次出關朱泚既僭位
迺使以偽詔追令却迴至華陰縣夷簡見泚使非常人
也言於知驛官李翼令捕斬之翼初未許夷簡再三言
迺令追及於潼關即泚所使腹心劉忠孝齎書牒也遂
與闕使駱元光立殺之故泚所召兵不得時入關駱元
光得以整齊師旅華州竟免陷賊

馮元淑則天時為清章令百姓號為神明

折獄

夫令長字人之官聽斷立政之本善惡攸司曲直是主
一境由其治亂三農繫乎慘舒非夫明達君子忠信飭
躬孰能使其無訟乎苟非其人則輕重由心上下其手
貨賂公行民受其弊矣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至哉斯言乎

後漢王渙為雒陽令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
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

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魏杜畿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
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竒其年少
而有大意也

胡質為潁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
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
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吳張舉字子清為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

其弟疑而訟之舉業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頭殺
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
明夫死婦遂首服焉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曹攄為雒陽令時天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
莫知所在攄夜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官掖禁嚴
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調補臨
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
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

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辨
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姓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
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而去不出十里當
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
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俟
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宋顧憲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失者所認

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還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伏多如此類人號曰神明

南齊傅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姆爭團絲來詣琰不辨覆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為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無敢復為盜

傅岐為始興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
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命
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縣令有人囊盛瓦礫拍作錢物詐
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
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
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
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

北齊薛琚魏正光中行雒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
加考掠直以辭理窮數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法事務
簡靜

隋郎茂為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
免者百人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為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
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犝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
牛孳生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

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
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
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
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
此是女聳家牛也非我所知元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
此即女聳可以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武功

夫字人之職恤隱為先禦武之備遇事則應或當紛擾

之際有彊毅之能寇戎之來吏民是賴或自完其郭邑
或往覆其巢穴蓋會其時而集事亦不得已而用兵可
與之權厥功茂矣

後漢鮑昱字文泉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上黨
太守戴陟聞昱有智畧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昱應之
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

馮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
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傅育明帝永平初為臨羗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羗
須吾功冠諸軍

魏賈逵舉茂才為汚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
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
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
遂修城拒琰

杜襲漢末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

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白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劊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畧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

從之如歸

吳賀齊為太末長漢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
王郎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為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
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
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諭為陳
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陸遜領海昌縣事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
乞與募馬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

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
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屯利
浦

徐盛領蕪湖令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
兵

周魴舉孝廉為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
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
晉虞潭為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

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恆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

宋陸邵為山陰令廢帝景平元年富陽人孫法光反寇山陰會稽太守褚談遣邵討敗之

梁韋愛為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沉敏有謀素為州里信伏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

乃安

丘仲孚仕齊為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
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留曲阿仲孚謂吏民曰
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埭瀉瀆
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
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

山陰令

陳蕭摩訶蘭陵人文帝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

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

周鐵虎少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譽譽為廣州刺史以鐵虎為廣州令譽遷湘州又為臨蒸令侯景之亂元帝於荊州遣世子方等代譽具以兵臨之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

賀當遷為宣城郡涇縣令天嘉元年高州刺史紀機自叛還宣城掾郡以應王淋當遷討平之

後魏穆琳舉秀才為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

有功除尚書屯田郎

泉企上雒豐陽人世襲本縣令雍州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虜其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雒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企與刺史董紹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右將軍沂州刺史

北齊杜弼為光州曲城令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

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部達北海郡
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
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共格鬪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
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

隋陶模煬帝大業中為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
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楊善會大業中為郿令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
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往克捷其後賊帥長金稱聚

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
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
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
復與賊戰進止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
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西還軍鋒甚盛善會
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唐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為土門令躬捕寇盜所擊輒平
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嘆下書勞之其後胡賊

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魁渠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之宴樂徒步而歸於是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聞而竒之超拜員外散騎侍郎

穆寧玄宗天寶末為藍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誘寧立斬之

屏盜

夫宰字之任風化之先容民期洽於教寧除惡必資於
芟蘊苟害馬之未去豈夜犬之獲安則有扇高風覃釀
化者膳在御弦歌不輟而人懷其惠吏不忍欺行路無
懷壁之憂草竊革見金之志使清靜之政無得而稱禮
義之邦詢訏且樂不其遠哉又若糾之刑政一之明察
訪游禽於絕澗猛以濟寬懲跛牂於太山威克厥愛使
暴民不作能政用成耕鑿之畝甘榆自得雖較諸善化

諒同功而異情然要其大歸蓋百慮而一致矣

漢尹賞為鄭令成帝永始元延間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

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

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字者非也後

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正立之子兄弟長少也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

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

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

報仇

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為報仇讐也

相與探丸為彈

為彈丸作黑赤白三色而共探取之

也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其黨與有

金史卷之三十一
七十五
為吏及他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

鼓不絕

抱擊鼓椎也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

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

致謂

積累之也今辟廐軌也郭謂四週之內也

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

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

雜舉長

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

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

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杆臂衣也籍記為

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効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也其餘盡

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

上柱出高大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西邊各一桓陳宗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

華表也揭著其姓名揭伐也揭伐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百日後迺令死者

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戲赦長安中歌之

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

骨後何塋諒信也塋字合韵賞所置皆其魁宿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

書長家子失計隨輕點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

罪

貫緩也

詭令立功以自贖

詭責也

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

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于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闖長安

後漢祭彤為襄贛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贛盜賊日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贛政清

公孫述為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侯霸為隨宰縣界廣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
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淨

馮魴為邾令賊延褒攻縣舍後褒等降光武悉以褒等
還魴誅之魴一切相赦令作耳目是時每有盜賊並為
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

陸康為嵩成令縣在邊陲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
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
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

劉平為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

李章為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兵劔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法雄為平民長善政事好發摘伏姦盜賊稀發

杭徐守宣城長恚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
下由是境內無復盜

胡紹為河內懷令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
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王渙為溫令縣多奸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畧討擊悉誅
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無遺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
民間終無侵犯

虞詡為郎中大將軍鄧騭惡之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

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詔
曰得朝歌何哀詔笑曰忠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
稜勉之曰君儒者當籌謀廟堂反在朝歌耶詔曰初除
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
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教倉百里而青冀之人
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舉斷天下右
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
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
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詔為
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朱紕縫
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

明

紕當
作線

吳潘璋為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

長

晉王育為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

宋朱齡石為武康令時縣人姚係祖招集亡命專為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係祖親厚召為叅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強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心腹知其居處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數十人由是一郡得清

南齊王敬則為暨陽令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唐張元濟初仕隋為武陽令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

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

屈才

倚天之劍不可以補履
滷牛之鼎不可以烹鶩
故才屈於命位不充
量古今之所難也
乃有僂俛象雷之任躬
親字人之事
或宴安自得
或弛慢無狀
或退藏而不拜
或慨憤而罷去
歷代而下
時或有之
所以詩人興簡兮之刺
大易垂井渫之象者焉

言偃為武城宰
孔子之武城間聞絃歌之聲
莞爾而笑

莞爾小
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

言治小何
須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偃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道謂禮樂也樂以
和人和則易使

子曰二三子

從行
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

戲以治小
而用大道

宓不齊為單父宰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

大庶幾矣

漢汲黯以謁者為滎陽令黯為令稱疾歸田里武帝聞

乃召為中大夫

後漢仇覽

一名香

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

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

陳元不孝其母告之覽為陳人倫孝行元

卒成孝子

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如鸞鳳渙

謝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覽令入太學

虞詡辟大尉李修府拜郎中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州縣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

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蜀龐統以荊州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
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晉潘岳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
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

夏庾湛自尚書郎出為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
屈除中書侍郎

宋張岱為東遷令時殷仲堪治吳興謂人曰張東遷親
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唐顏師古初仕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竒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李淳風父播仕隋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為道士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